

# 乾隆皇帝與清可軒

廖寶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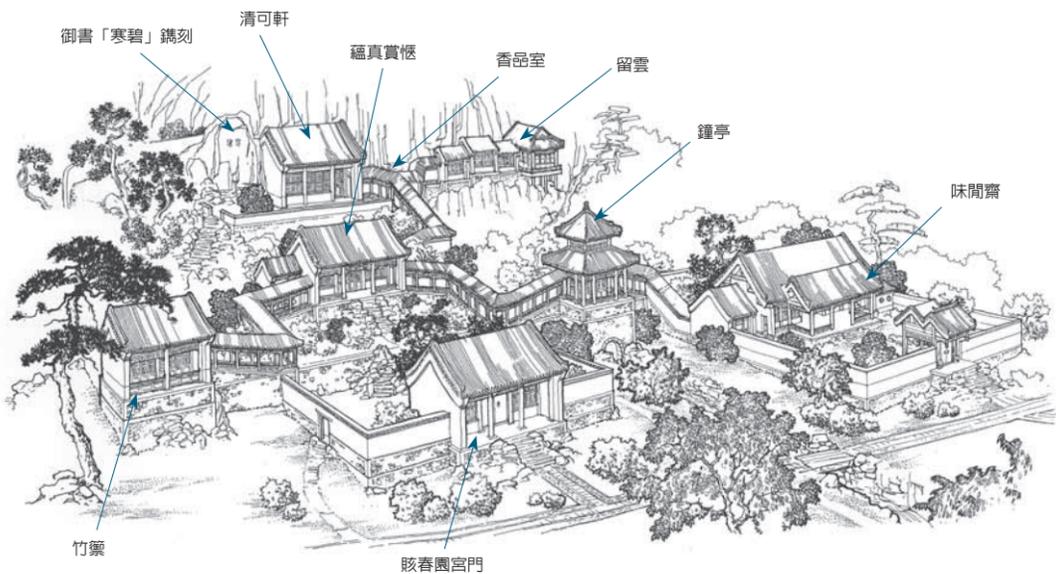
二〇一二年夏月至北大課餘，趁返滬當日的短暫時間與友人同赴頤和園清可軒尋幽訪勝。闊別七年的頤和園，最想去的地方還是與研究相關的乾隆茶舍。清可軒在拙作〈乾隆茶舍再探〉一文內，雖曾簡略提及（註二），但未作實地考察，所以在事先毫無計畫的情況下，但憑依稀記憶在萬壽山園內，可否尋著目的地，並無把握。然而可喜的是一路上竟不費吹毛之力，便順利地在駭春園內尋獲目的地，而且還發現了「清可軒」題匾，以及鐫刻於巖壁上的乾隆皇帝〈清可軒〉御製詩文，字跡多已擦損模糊，倚壁建構的軒楹瓦屋已不復在，僅留下刻有乾隆御製題句、題詩的巖壁牆面，而駭春園內的洞天奇景，亦僅剩滿園斷垣殘壁，礎石歷歷，觸目所及，無限感懷。佇立在這自咸豐十年被英法聯軍劫餘之後就未再修整，而當年被乾隆皇帝譽為「山陰或不來，來必憩斯軒」、「山陰最佳處，每到必小憩」的清可軒遺址上，探幽之餘，不禁感嘆萬千，憑添惆悵。

## 萬壽山清可軒

清可軒位於萬壽山後山中段駭春園後方，這是乾隆皇帝每回到萬壽

山清漪園，必至歇息品茗、題詩安句的所在，因此它不是書齋而是休憩澄慮的文軒，也是品茗茶舍。現今清可

軒遺址說明刻石上寫明為書齋，實非正確，筆者認為乾隆皇帝既在此設竹茶爐、茶具，且其左前方已有「味閒



圖一 駭春園內各景清可軒等及味閒齋復原透視圖 圖引自《頤和園—中國皇家園林建築的傳世絕寶》圖559 各景名稱為作者自註

齋」書齋（圖一右），清可軒明顯是作為茶舍文軒使用。

清可軒是乾隆時期萬壽山清漪園的一景，清漪園位於北京市西郊，始建於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費時十四年，於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完成，咸豐十年（一八六〇）燬於英法聯軍之役。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慈禧太后命清廷挪用海軍建設專款，修復了清漪園大部分的宮廷區與園林，並改名為「頤和園」；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再次遭受八國聯軍毀壞，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又經第二次修復，但二次修復均未擴及駭春園及後山園林區，現存頤和園雖不是乾隆時期的全貌，但仍是現今保留最完整的清代皇家園林。

清漪園是座由乾隆皇帝一手設計興建的行宮御苑，乾隆十六年命名為「清漪」，是根據《詩經·伐檀》：「河水清且淶淶」得名。興建時期正處大清盛世，有足夠的財力、物力，因此清漪園的規模宏偉綺麗可想而知。本文所談清可軒及駭春園等萬壽山後山、後湖及昆明湖西岸部分，自

被英法聯軍破壞後已成廢墟（圖二）四），所以現今所見清可軒、味閒齋、蘊真賞愜、竹籟、香品室、留雲等遺址才得以保留了當年乾隆時期建築規格的基本地貌。

## 清可軒建築時間及樣貌

雖然部分書籍記載清可軒建於乾隆十八年，但筆者據《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檔》）、《欽定日下舊聞考》以及《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的記載，可以確認清可軒應完成於乾隆十六年。所據理由有二：一、《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欽定日下舊聞考》載乾隆皇帝首次題詠〈清可軒〉是在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的暮春二月；而御書「清可軒」三字行書（圖五）題匾亦在十七年暮春，既然乾隆皇帝十七年二月已在清可軒作詩題字，建築物當在以前完成。二、《活計檔》上清楚記載清可軒的茶具製作發佈於乾隆十六年九月，檔案記載：「十一日員外郎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四分茶具做得時圓明園擺（池上居怡



圖五 巖壁上刻有乾隆十七年御書「清可軒」三字行書刻畫 作者攝影  
其「軒」字下方則為乾隆十七年暮春三月首次題詠〈清可軒〉詩。

以下徵引數首乾隆御製詩，說明乾隆皇帝描述的清可軒與今日殘留景觀是相符合的，並有助於理解乾隆皇帝命名為「清可」以及清可軒用作澄

觀是相符合的，並有助於理解乾隆皇帝命名為「清可」以及清可軒用作澄

觀是相符合的，並有助於理解乾隆皇帝命名為「清可」以及清可軒用作澄

觀是相符合的，並有助於理解乾隆皇帝命名為「清可」以及清可軒用作澄

觀是相符合的，並有助於理解乾隆皇帝命名為「清可」以及清可軒用作澄

觀是相符合的，並有助於理解乾隆皇帝命名為「清可」以及清可軒用作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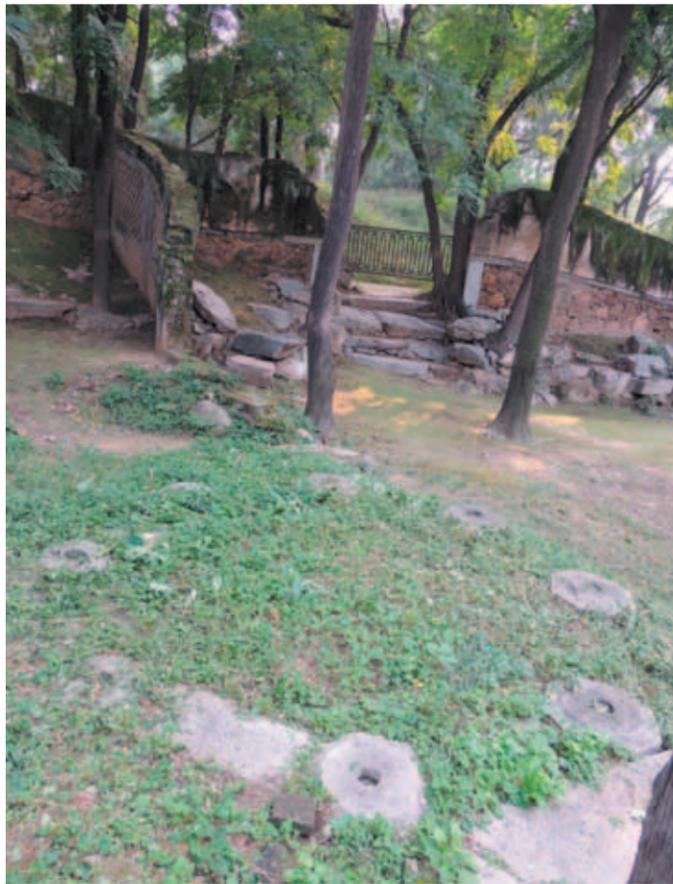
觀是相符合的，並有助於理解乾隆皇帝命名為「清可」以及清可軒用作澄



圖三 蘊真賞愜通往清可軒的遊廊階梯遺址 作者攝影



圖四 清可軒巖壁及現狀遺址 人物上方為「清可軒」題畫 作者攝影  
雜草、亂木叢生，巖壁上方可見磚瓦砌牆、地上則有基石遺跡。



圖二 綺望軒澄碧亭遺址，後面則為倚望軒的斷垣殘壁。 作者攝影  
地上還有八角亭的圓形礎石基座，與上方駭春園鐘亭呈南北對軸線。

山築室，分三個台地逐層疊起，依次第一層為駭春園宮門、味閒齋；第二層蘊真賞愜、鐘亭、竹籬；第三層最高處為清可軒、香岳室、留雲（圖一、四）；各建築間除宮門區外均以曲欄遊廊連接，如味閒齋與蘊真賞愜中間以遊廊跨溝壑連接，跨溝的平

台上建有鐘亭，與坡下北邊綺望軒的澄碧亭（圖二）構成對景軸線；所有軒室間如鐘亭與蘊真賞愜、竹籬，以及蘊真賞愜與清可軒、香岳室之間均有階梯式遊廊連接（圖一）。萬壽山後山景區向以幽邃著稱，奧中有曠，建築群多以半隱半現的形象建置，而清可軒是位於駭春園內的一處天然洞府，其最特別之處，就是「依巖作壁」以整面峭壁作為茶舍牆面，形成「山包屋」、「屋包山」的三楹形式建築，壁上刻有乾隆「清可軒」御書題匾。（圖五）由於部分巖壁牆面長有青苔（圖六），終年長青，冬暖夏涼，因此乾隆在詩作中一再形容清可軒是：「屋中有峰巒」、「屋中藏峭壁」、「石壁在其腹，山包屋亦包」、「軒中石壁萬古蒼，壁上苔茵四時翠，冬入則溫夏入涼」、「壁苔不改四時綠，砌草全滋過雨青，冬至常溫夏偏冷」。

觀、題詩、品茗休憩的意涵。「金山屋包山，焦山山包屋。（註三）包屋未免險，包山未免俗。昆明湖映帶，萬壽山陰麓。恰當建三楹，石壁在其腹。山包屋亦包，豐蓄適兼足。顏曰清可軒，可意饒清淑。瑯琳匪所宜，鼎彝或堪蓄。掛琴擬號陶，安鈔聊仿陸。」（〈清可軒〉乾隆十七年仲春則），此為乾隆首次題詠清可軒詩，鐫刻於御書「清可軒」題匾右下方。（圖五）

倚壁構軒楹，壁乃在堂廡。望山恒於外，而斯在裏許。窪棧繪變態，濃淡無定所。：：日月所不照，雲霞難為補。奇草四時芳，今信非虛言。（〈再題清可軒〉乾隆十八年孟夏四月之前）

兩足濃皺一屋山，天葩仙藥非人間。是中消夏宜長住，笑我無過暫往還。（〈清可軒〉乾隆十八年七月上旬）

翠壁屋內張，碧峯屋外環。三間雖不多，表裏還孱顏。題句以歲增，歷歷緬遊攀。（〈清可軒題句〉乾隆二十八年仲春與花朝間）

山陰最佳處，側倚芙蓉朵。



圖七 清乾隆 竹茶爐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各式素雅茶壺、茶葉罐等（圖八）十二），與一般宮室所使用的華美官窯茶道具有所不同。

清可軒作為乾隆皇帝品茗作詩的文軒使用，在清漪園建園之初即已定案，由前述乾隆十六年九月《活計

檔》的茶具訂製即可證實。這批訂製的茶具及茶器在乾隆皇帝催促下，僅花費二個月的時間即告完成，並送至清可軒陳設。乾隆十六年十一月《活計檔》〈蘇州織造〉：

二十九日員外郎白世秀來說太監胡

世傑傳旨：着圖拉做棕竹茶具二分、班竹茶具二分，每分隨香几一件、竹爐一件。欽此。于本年十一月初五日員外郎白世秀將蘇州織造安寧送到茶具四分隨香几、竹爐四件俱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進訖。

到了乾隆十七年二月在乾隆首次題詠的御製詩中已談及清可軒內的陳設有茶爐：「珍珠匣所宜，鼎彝或堪蓄。掛琴擬號陶，安鈇聊仿陸。」乾隆皇帝認為在清可軒中擺飾美玉並不相宜，陳設青銅鼎彝之類或較恰當，並應仿效陶淵明、陸羽，於牆壁上掛琴，軒中安置茶鈇、竹茶爐（圖七）。事隔一年，乾隆十八年二月《活計檔》〈記事錄〉記載：「初四日員外郎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玉壺冰現設茶具一分，著安在青（清之誤）可軒。欽此。」乾隆皇帝將原來擺設於紫禁城建福宮玉壺冰內的茶具移至清可軒，這組新移置過來的茶具應該是紫檀木茶具，即與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清可軒陳設清冊》記載（後述）的內容亦多符合。

乾隆皇帝每次駕臨清可軒停留

因迴復就深，位置殊帖妥。虛從窓底憑，壁在屋中裏。綺綴倒不施，愛此真清可。

（清可軒）乾隆二十九年正月十四日之前

疏軒倚半巘，山陰最佳處。入室衣袂寒，繡壁莓苔漫。含露多潤意，搖風有生趣。

（清可軒題壁）乾隆二十二年四月二十至



圖六 清可軒屋內巖壁上滿刻乾隆皇帝歷次來訪題詩 作者攝影 現今壁上亦長有青苔，乾隆時期的苔菌或與此相像。此山壁即乾隆皇帝所說的「屋包山，山包屋」的屋內巖壁，壁間〈清可軒〉題詩，應有四十八首，但筆者僅尋著二十九首，長方形框內皆刻有〈清可軒〉御製詩。

二十八日之間

軒構山陰路必經，無妨順便小延停。壁苔不改四時綠，砌草全滋過雨青。冬至常溫夏偏冷，畫難為色句悉形。

（清可軒）乾隆三十七年仲夏五月十五至十八日間

山軒倚峭壁，壁復軒中裏。望之若峻危，即之實平妥。所以避山陰，無不小憩坐。

（清可軒）乾隆三十八年正月二十至二十四日間

每歷山陰無不至，一室之清可人意。軒中石壁萬古蒼，壁上苔茵四時翠。冬入則溫夏入涼，惟有春來盡和氣。

（題清可軒）乾隆四十年正月十七至三十日間

山陽迤邐至山陰，石洞空空清可心。冬煖夏涼天地妙（乾隆自註：凡石洞皆如是），屋包壁立畫圖深。境惟是樸樸堪會，物以含華華可尋。

（清可軒）乾隆五十年夏至前

屋中有峰巒（乾隆自註：是軒倚石壁構之，峰巒宛包屋內），清託高士志。心中有城府，可畏儉人意。歷歲泐題將過矣，古稀仍未戒於吟。

（戲題清可軒）乾隆五十三年上元節後

清可軒屋內有峰巒，巖壁上有四時常青的苔茵（圖六）、仙草（或是靈芝），「屋內翠壁張，屋外碧峰環」，不出門外即可欣賞這幅天然奇景，無怪乎乾隆皇帝「愛此真清可」、「一室之清可人意」，「每歷山陰無不至」，題詠多達四十八首，在在表示清可軒於眾多皇家園林宮室中，蒙受乾隆皇帝的特別青睞。

**清可軒內部陳設**

談到清可軒的內部陳設則與清漪園各處殿宇、廳堂、齋軒的陳設一樣，皆各具功能，用以滿足帝王園居生活的閒情逸致。一般宮殿廳堂設備華麗、規制嚴格，但屬休憩賞遊性質的建築如書齋、文軒、茶舍、琴室、畫室等家具陳設佈置則比較自由靈活、素雅富有人氣息。尤其是用作讀書、看畫、作詩、品茗休憩的齋軒，乾隆皇帝有自己的喜好及主見，如在圓明園、靜明園、靜宜園、清漪園、避暑山莊、靜寄山莊以及紫禁城內的茶舍，一律擺設其所鍾愛的竹茶爐（圖七），並使用江蘇宜興所製



圖十二 清乾隆 紫砂圖畫八角茶葉罐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一 清乾隆 黃泥御製詩茶葉罐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時間不長，大多由畫舫上岸後一路遍巡後山園林如靜佳齋、雲繪軒、搆虛軒、綺望軒、味閒齋等齋軒後，便於清可軒小坐片刻，藉以沈澱心情，一面品啜茶香，一面揮毫作詩，詩成即離去，因此才會於詩中反覆提及坐不暖席便匆匆離去，實有愧於此間等詩句。下面摘錄數首乾隆於清可軒品茗



圖八 清乾隆 紫砂圖畫御製詩茶壺及另面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自省的感言：

蘿邈披芬馨，林扉入翳蔚。  
岩居夏長寒，況經好雨既。  
散花作靜供，烹茶學幽事。……  
望雨如望蜀，無厭寧自諱。  
終是憂勞人，永言意所寄。  
（清可軒）乾隆十八年五月五日至十日間  
一晌早延清，三間豈嫌窄。

茶火軟通紅，苔冬嫩餘碧。  
僕來輒憑窗，促去不暖席。  
便宜是詩章，往往鍋瓊壁。  
（清可軒）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元節前後  
匡床篔簹涼，適得片時坐。  
步磴拾松枝，便試竹爐火。  
（清可軒）乾隆二十六年七月十日至十五日間  
倚峭巖軒架幾楹，竹爐偶傲惠山烹。  
中人早捧茶盤候，豈肯片時許可清。  
（戲題清可軒）乾隆五十一年新正之後  
文軒倚石壁，山陰最佳處。  
每到必小憩，借以澄諸慮。  
而慮豈易澄，萬幾一心具。  
字廣善久安，民艱思普豫。  
耽閒達無逸，憬然命與去。  
（清可軒）乾隆五十八年正月二十三至二十八日間  
至此可知清可軒，不僅是一處可讓乾隆皇帝「片時許可清」、「清心可意」的茶舍，也是一處「每到必小憩，借以澄諸慮」抒懷吟詩的文軒。

據嘉慶十八年《清可軒陳設檔案》清冊的記載清可軒內部陳設：「面南安楠木雕夔龍一面掛簷板寶座床五張，床上西面設黃毯穩坐褥一

件，錦坐褥靠背迎手一份，隨牆書格，明間兩邊安紫檀方框二件，上設樹根仙人山式陳設一件，樹根荷花鸞鷲陳設一件；靠西牆安設竹櫃一件，兩邊安樹根式鑲嵌二件；靠牆掛黑漆琴一張。靠山石下青綠諸葛鼓一件隨紫檀架，紫檀高香几一件上設紫檀茶具几一份一件，紫檀茶具格一件，竹爐一件；几下設古銅面渣斗一件隨紫檀座，宣窯青龍獸面花囊一件隨銅膽紫檀座，均釉缸一件隨楠木架座；面西設樹根寶座一張，樹根邊腿雲楸木心書桌一張。東邊靠山牆安楠木邊座半腿玻璃穿衣鏡一件，兩邊安樹根鑲嵌二件，北面罩內，面東安楠木雕龍寶座床一張，上設錦坐褥靠背迎手四件。隨板牆上貼著色山水雪景畫一張；東牆面西設紫檀六方龕一座內供銅胎古佛一尊，龕下安紫檀供桌一張。明間分中安黃銅海棠式有蓋四足頂爐一件隨紫檀座。罩內面北貼御筆字清可軒匾一面。」清可軒內的家具以及陳設圖示（圖十三）（註四），可以看出軒內的基本陳設或與乾隆時期未多作改變，傢俱陳設是以紫檀木茶



圖十 清乾隆 朱泥梨形茶壺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九 清乾隆 紫砂茶圖御製詩茶壺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五 清雍正 鈞釉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乾隆早期的盛泉茶缸應與雍正時期相近或沿用雍正時期器物，由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乾隆時期〈歲朝圖〉（圖十七）或〈乾隆中秋賞月圖〉軸上所繪盛水容器均見與此形制大小雷同。



圖十六 清雍正 茶葉末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這類口徑二十四公分、高十五公分、足徑十八公分左右的缸器，應就是雍、乾二朝檔案上記載的盛水缸。



圖十七 清乾隆元年 郎世寧 歲朝圖 軸 局部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圖繪乾隆皇帝與皇子們慶賀歲朝場景。喜好品茗的乾隆皇帝於元旦歲朝亦不忘他的茶道具，牆邊陳設一組帶有全套茶器的紫檀木茶具，最下方帶木蓋的鈞釉缸造形與雍正時期所製相近。

有竹爐的茶具應設於紫檀高几上（圖十三之九、十九），而非紫檀高香几（圖十三之十一），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乾隆皇帝御筆親繪的〈竹爐山房〉圖上亦是如此擺設。

根據清宮檔案《活計檔》的記載，乾隆時期所稱「茶具」，非指一般泛稱的茶具，而是專指盛裝茶器的棚櫃，既有收納又有陳列的作用，相當於唐代陸羽《茶經》中所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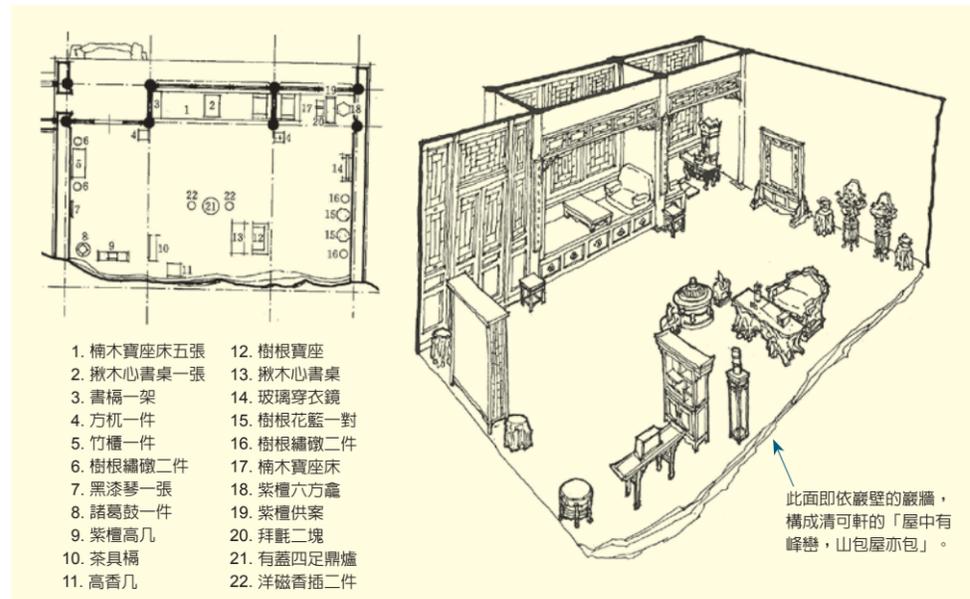
「具列」，現今北京故宮博物院還藏有清宮舊藏乾隆時期多組內含各式茶器的棚櫃、茶竈（圖二十、二十一）就是《活計檔》內所謂的「茶具」。若以室內陳設而言，帶茶具的紫檀木茶具格、高几及高香几（圖十三之九、之十、之十一），絕對是位居軒內的明顯位置，由此可見，清可軒的佈置是以茶具為主，可以確認清可軒亦作為乾隆於萬壽山後山處啜茗怡情的事

實。雖然上述嘉慶年間的陳設檔或不足以證明與乾隆時期佈置相同，惟證諸乾隆御製詩有關〈清可軒〉的詩文、《活計檔》所載茶器以及其他陳設檔文獻，清可軒的茶具陳設或自乾隆以迄嘉慶未曾變動，嘉慶年間的陳設檔案應是照抄乾隆年間的檔案而成，這種情形在清宮陳設檔案內多有見，其內容應可作為此處陳設之參考。

具榻（格）為中心（圖十三之十），而此裝置茶具的紫檀木茶具格就設在樹根寶座（圖十四）及揪木心書桌的正前方，茶器格櫃內安置有竹茶爐一

件、另還有古銅面渣斗、宣德青花龍紋花囊（花插）、以及貯存泉水的鈞釉缸（圖十五、十六）等，而貯水茶缸樣式還可從乾隆元、三年〈歲朝圖〉等多幅繪畫中得其形象（圖十七）；其右前的紫檀高香几（圖十三之十一），陳設檔上說明其上並設有紫檀茶具几一份（前述清冊說明

文內），但這份紫檀茶具內並無註明收納內容，其實若以乾隆時期的茶具陳設而言，除竹茶爐外應當還有包含宜興茶壺、茶鍾、茶托等茶器組，即如圖十八、十九所示清宮的陳設，筆者認為清冊圖十三之九或與此相當。此份陳設清冊與佈置略有差異，不知是否誤抄，否則以清宮佈置而言，置



圖十三 清嘉慶十八年(1813)清漪園清可軒內部家具陳設圖 引自《頤和園—中國皇家園林建築的傳世絕響》



圖十四 清乾隆 樹根寶座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樹根寶座是乾隆皇帝喜愛的座椅之一，清宮家具陳設多有所見。



圖二二 清可軒巖壁上鐫刻乾隆御書「集翠」行書 作者攝影



圖二三 清可軒外側邊巖壁上鐫刻乾隆御書「寒碧」行書 作者攝影



圖二四 清可軒巖壁上鐫刻乾隆御書「煙霞潤色」行書 作者攝影  
此刻石原為巖壁一景，但不知何時已掉落於地。

**小結**  
乾隆皇帝好作詩文，四萬餘首的《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等同於他一生的日常生活事記述，舉凡政事、祭典、藝術鑒賞觀、生活瑣記等均記錄在內，皆依時序排列，其內容甚至較清宮記錄皇帝政務起居的《起居注》更為豐富，乾隆以詩文記述生活作為日記的表現方式，在中國詩文史上堪稱特別。只要仔細查核乾隆詩文及註記，大多可以核對出何時、

何地、作何事。而眾多的宮殿苑囿，除理政起居的宮苑外，其餘的休憩處所，每次駕臨都是蜻蜓點水，因此在他的詩文內也一再提到：  
僕來輒憑窗，促去不暖席。  
（清可軒）乾隆二十一年年正月上元節前後  
坐未逾時便歸去，笑予不是箇中人。  
（味閒齋漫題）乾隆二十三年仲春 月初  
無暇恒在茲，谷神應笑我。  
（清可軒）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初  
每到未能坐逾刻，卻因無逸憶其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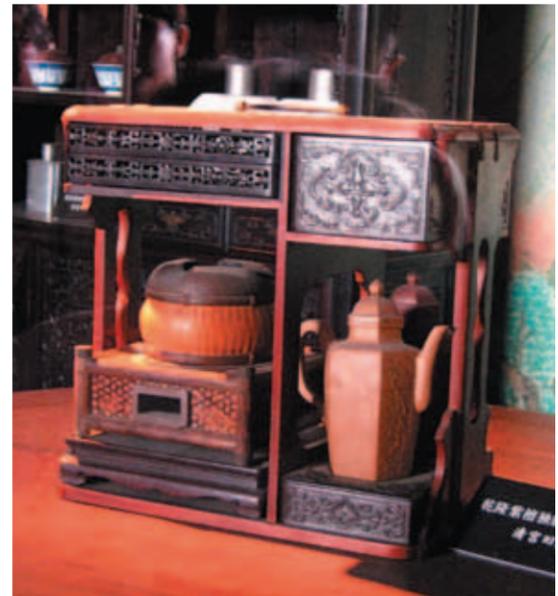
（偶題味閒齋）乾隆二十四年六月  
揆毫促得句，筍輿便可去。  
（清可軒題壁）乾隆三十二年四下旬  
坐弗暖席便言去，於理宜然未深愧。  
（題清可軒）乾隆四十年正月  
每因山陰遊，坐憩宜澄觀。  
所漸成句去，未茲久消閒。  
（清可軒）乾隆四十二年正月上元前  
乾隆皇帝每每駕臨苑囿遊憩，不忘憂國憂民，詩文中必強調自省戒惕，為君不可荒廢朝政，「坐久欲忘去，吁此非



圖十九 重華宮東稍間原狀陳設一角 北京故宮博物院  
乾隆紫檀木高几上擺設小型茶具，內分數格，置有竹茶爐、茶壺、茶鍾及茶盤等。



圖二一 清乾隆 紫檀木茶具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內陳設御製詩茶碗、茶壺及茶葉罐、茶盤等，茶具兩側及屉櫃檔板上均繪有乾隆朝文臣、書畫家的書法、山水花鳥畫。



圖十八 清乾隆 紫檀木茶具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內陳設竹茶爐、御製詩茶壺、茶碗及茶盤。



圖二十 清乾隆 紫檀木茶具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內陳設御製詩茶碗、茶壺及茶葉罐、茶盤。



圖二七 留雲懸閣巖壁上的釋迦牟尼佛與十八羅漢雕像 作者攝影  
所有法相均毀於文革，然雕工精細均富神態。

亦屬駭春園區的「留雲」懸閣建築，原一半嵌入巖腹，一半凌駕懸壁，與清可軒相同亦是屋包山形式，巖壁上雕鑿結跏端

間的乾隆詩文恐更難辨識。  
清可軒左轉不遠處，亦屬駭春園區的「留雲」懸閣建築，原一半嵌入巖腹，一半凌駕懸壁，與清可軒相同亦是屋包山形式，巖壁上雕鑿結跏端

**後記**  
清可軒巖壁上滿刻乾隆皇帝的御製詩文，處處充滿他對此地的眷戀與喜愛，雖然遭受外敵侵略，房舍毀於一旦，但巖牆上卻抹不掉這位一生愛好藝術，堪稱藝文皇帝的風雅事蹟。乾隆時期《欽定日下舊聞考》、《皇朝通志》上均載有乾隆十七年清高宗

勤政」(乾隆二十九年正月(清可軒))、「自幼讀無逸，爾今可忘不」(乾隆三十九年正月(味閒齋))、「萬機待予理，猶惜分寸陰。豈得有閒時，無逸以為箴」(乾隆五十一年正月(味閒齋))、「字廣壽久安，民艱思普豫。眈閒達無逸，憬然命與去」(乾隆五十六年正月(清可軒))、「為君豈易哉，適意戒心縱」(乾隆六十年二月仲春(題清可軒))，以上詩文顯

示，即使園林休閒生活乾隆皇帝仍時常警惕自己珍惜光陰，無逸勤政。與其說乾隆來此為品茗作詩，不如說他是為清靜省思而來，御製詩所反映的是他的人生觀、為君之道，而其他苑圍處的詩作亦多如此，處處透露以社稷國事為重，自勉應作聖主明君。因此乾隆皇帝的茶舍、書齋詩文亦可歸納其為人君的表態，他不像

在清可軒壁間御書的史實：「臣等謹按清可軒石壁間御題曰『集翠』，曰『詩態』，曰『煙霞潤色』，曰『方外游』，曰『蒼崖半入雲濤堆』」(圖二二~二六)，如今清可軒荒廢的巖壁上除了這些當時乾隆為此軒所設計的鐫刻詩句點景外，亦刻有乾隆歷次來訪的詩文，雖然筆者只尋著二十九首，然大半詩文也因暴露遭受風吹雨打而模糊不清，較能辨識的是軒匾「清可軒」(圖五)、以及「集翠」(圖二二)、「詩態」(圖六右上方)、「寒碧」(圖二三)、「方外游」(圖二五)、「蒼崖半入雲濤堆」(圖二六)等點景題句，而原本鐫刻在巖壁上的「煙霞潤色」卻不知何時已鬆落於地(圖二四)，字跡受損不清，顯然萬壽山岩質脆弱，經久未受保護，常有落石，若再不加以維護，任其日曬雨淋，相信假以時日現存壁間的乾隆詩文恐更難辨識。

#### 註釋

作者為本院器物處退休研究員

1. 廖寶秀，〈乾隆茶舍再探〉，《茶韻茗事—故宮茶話》，國立故宮博物院，二〇一〇，頁一五三—一五五。
2. 「將茶具在玉壺冰陳設一分：盤山陳設一分」，引自《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乾隆十七年十月(記事錄)。
3. 乾隆皇帝南巡鎮江金山寺，耳聞「焦山裏寺，金山寺裏山」留下深刻印象，清可軒「屋包山」構思即由此而來，詩文中亦一再提到(劉托，《頤和園》，中國水利水電出版社，二〇〇四，頁一三八)。
4. 北京清華大學建築學院，《頤和園—中國皇家園林建築的傳世絕響》，大學建築學院，臺北市建築師公會出版社，一九八五，頁三四七。



圖二五 清可軒巖壁上鐫刻乾隆御書「方外游」行書 作者攝影



圖二六 清可軒巖壁上鐫刻乾隆御書「蒼崖半入雲濤堆」行書 作者攝影

一般文人到此或純為品茗解頤，或賞書鑒畫，而是藉題提醒自己必須常懷益勵，應作明君，即如筆者在乾隆其他茶舍所述，茶舍是乾隆翰墨詩情的釋放所，茶舍品茗不忘民間疾苦，猶望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否則安能愉悅試茗，拈筆只是徒增羞愧而已，文軒、茶舍都是乾隆試茗自省的場所，也是自我戒慎無逸為箴的靜室。